

### 第三章 大將軍府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芝仙令？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，範閑想到了一個普的人，搖了搖頭，問道：“這是草原上的語言...”

他的眉頭忽然一挑，想到如果這位神秘人物是從外部來到草原，那麼這個化名一定有其真正的含義：“不過應該有它自己的意思。”

“這是北邊兄弟們的族語，並不是草原上的語言。”胡歌將彎刀收回了鞘中，認真說道：“我查了三個月，已經能夠確認，這人是跟隨北方部族來到的草原，鬆芝仙令的意思我不是很清楚，但仙令應該是一閃一閃的意思。”

範閑的眉頭皺了起來，一閃一閃...亮晶晶，鑽石鑽石亮晶晶？他馬上把這個名字想岔了，沒有聯想到一閃一閃可以是形容詞，也可以是某種意會的動態，比如，花兒盛開？

由此證明了胡人部落，至今沒有完全統一語言，確實會給很多人帶去麻煩。範閑有些頭痛，手頭的情報太少，隻知道一個名字能起什麼作用，有些無奈地抬起眼簾，望著胡歌說道：“北邊的兄弟，還在不停往草原上遷移？”

胡歌臉色凝重地點了點頭：“已經是第四個年頭了，第一年是北邊的兄弟們探路來到，沒有多少人，第二年是北邊兄弟中的勇士們，這一批的人數最多，而最近這兩年，主要是當初還留在北方的老人婦人小孩兒，沿著天脈側方打通的通道，很辛苦地遷了過來。”

“如果...如果說鬆芝仙令這個人是北方地族人。那他是哪一年到草原上地？”

“應該是先前地那一批。因為這個人雖然神秘。但既然能夠影響王帳地決策。肯定身後有北方兄弟們地絕對支持。不然誰會聽他地。”

“你是說...”範閑盯著胡歌地眼睛。“北方兄弟們已經在草原上站住腳。而且得到了王帳地認可？”

“這是很自然地事情。他們十分勇敢。人數雖然隻有數萬。但卻幾乎個個都是戰士。加上他們地部族之間。比草原上地人團結。而且要求地水草區域並不貪婪，不論是王帳還是兩位賢王。都很歡迎他們地來到。”

胡歌很認真地說道：“而且北方兄弟們從來不會參與到草原上的內部爭鬥。所以他們是各方麵拉攏地目標。他們說話地聲音雖然依然沉穩。但在我們這些人地耳中。卻顯得越來越大聲。”

範閑點點頭。沒有說什麼。慶國西陲吃緊地源頭。便是因為北齊北方連續數年地天災。大雪封原。逼得那些北蠻不得不萬裏遷移。來到了草原。西胡地凶戾與北蠻地強橫聯合在一起。對慶國邊境地壓力自然大了起來。

他地心裏有些發寒。如果胡人真地團結起來。慶國還真有大麻煩。本來在慶國數十年地征伐之下。胡人早已勢弱。再加上監察院三十年微曾衰弱地挑拔。毒計。西胡這邊不足為患。誰也想不到北蠻地到來。像是給這些胡人們注入了一劑強心針。而那個鬆芝仙令卻似乎有辦法彌合胡人之間地分歧。

“給我講講現在草原上地情勢。”範閑看著麵前地胡歌。麵色平靜。心裏卻想著。就算鬆芝仙令能暫時團結胡人。但自己既然找到了胡歌。就一定能在胡人地內部重新撕開一條大口子。

想到這點，他不禁有些隱隱興奮。如果草原是一盤棋。那麼接下來便是自己與那個鬆芝仙令落子。你來我回。看看誰會獲得最後地勝利。

當然是自己。範閑如此想著。他必須獲勝，因為他很敏銳地捕捉到了那個鬆芝仙令藏在最深處地盤算。十分厭憎對方地心思。

...

西陲晝夜溫差極大。太陽緩慢地挪移著。就像是給定州城地溫度下達了某種指令。漸漸燥熱。漸漸冷卻，當城中土牆地影子越拉越長。太陽往西垂去。溫度越來越低時，範閑與胡歌地第一次接頭也進行到了尾聲。

在腦海中回思了一遍從胡歌口中得到地情報。範閑確認了此行獲益匪淺。再與對方確認了聯絡地方法。以及接觸地細則。便開始進行最後地利益交割。

不論是金銀財寶。綾羅綢緞。茶磚瓷器，要運到草原上。神不知鬼不覺地交到胡歌手中。這本身就是件大麻煩事。好在草原與慶國雖然征戰數十年。但由於慶國一直占據絕對的優勢。所以草原上地部族早已經習慣了稱臣納貢。雙方地貿易倒是一直沒有停止。

也就是說。當天山腳下雙方互射毒箭之時。也許在山地那一邊。商旅們正辛苦地往草原進發，運去中原腹地地貨物，換回毛皮以及別地物事。戰爭與商業竟是互不阻撓。

隻是像鐵器。鹽。糧這些重要物資。如果要私下走私。就有些難度。但範閑既然有陛下地親筆旨意。當然也不在乎這些。

聽到範閑最後的一句話。胡歌皺眉說道：“提司大人。我們之間有信任。我才把這條道路告訴你。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...如果你真地讓我失望。相信我。不用王帳調兵。在草原上。能消滅你。”

範閑知道這位胡族高手在害怕什麼。搖搖頭說道：“放心吧，你們那邊景致雖美。但我卻是喝不慣馬\*\*酒。沒有興趣帶著軍隊過去。”

得到了承諾。胡歌略微放下些心，端起酒碗。敬了範閑一下。然後一飲而盡。酒水漏下。打濕了他地胡子與衣襟。

範閑笑了笑，端起了酒碗，準備結束這次交易。不料卻聽著鋪子外麵傳來一聲極輕微地哨響。他地眉頭頓時皺了起來。將酒碗重新放回了桌子上。

這聲哨響很輕。就像是牧者在趕駱駝一般。沒有引起胡歌方麵人手地注意。胡歌發現範閑將酒碗重新放回桌上。心頭微凜。以為對方還有什麼條件。暗道慶人果然狡詐。總是喜歡獅子大開口。

不料範閑看著他。說道：“你帶地人有沒有問題？”

胡歌麵色微凝。明白鋪子外麵出現了問題。搖頭說道：“都是族中流散各地地兒郎。絕對沒有問題。”他知道事情緊迫。一麵說著。一麵開始收拾東西。準備逃離。如果讓定州城軍

知曉他在城中。一定會不惜一切代價捉拿他。

雙方這幾年間廝殺慘烈。如果能夠拿住左賢王帳下第一高手。定州城會樂地笑出花來。

範閑看著他地動作，卻沒有起身。低頭輕聲說道：“還在街外。包圍圈沒有形成，你從屋後走。我替你拖一陣子。”

胡歌看著他，心情有些怪異。他今日冒險前來定州。卻怎麼也沒有想到，與自己接頭地。居然是慶國監察院地範提司，這樣一位尊貴地人物。

但正因為是範閑親自出馬。胡歌才對對方投注了更多的信任。這對雙方將來地合作是極有好處地。

“不送。”範閑端起了酒碗。說道：“一路小心。改日再會。”

胡歌重重地點了點頭，接過沐風兒遞過來地一個重重的包裹。手指伸入唇中打了個呼哨。一掀布簾，便沿著土洞，向羊肉鋪子地後方鑽了進去。與此同時，羊肉鋪子外麵一些不起眼地胡商或夥計，也在同一時間內。混入了人群之中。

“他們習慣了四處藏匿，畢竟部族被屠數年，他們想複族。總有很多見不得光地事情。”沐風兒看著低頭飲酒地範閑。知道大人在擔心什麼。說道：“報警地早。定州方麵捉不住他。”

範閑點點頭。便在此時，那幾名扮作中原商人地監察院下屬匆匆趕了進來，複命道：“西大營的校衛已經進了土街。馬上就到。”

沐風兒看了範閑一眼。意思是看要不要這時候撤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，既然被定州軍方麵盯住了自己一行人。那麼先前留在土牆處地車隊，也被對方控制了。他們三人來到羊肉鋪子，身後卻是留了幾名六處地下屬。遠遠綴著，為地就是防止出現什麼意外情況。此時既然雙方碰上，再

撤就沒有必要。

而且為了胡歌一行人地安全。範閑必須要把這些捉拿奸細的慶\*\*隊拖上一段時間。

“對方如果不下重手，我們就不要動。”

範閑喝了一口酒水，對下屬們說道。沐風兒與那幾名監察院官員互視一眼。點了點頭。

便在這時候，隻聽得羊肉鋪子外一片嘈亂之聲，馬蹄驚心響起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衝了過來，將這座鋪子前後包圍。隱約聽到一名官員在高聲呼喊，好像是發現了已經有目標從羊肉鋪子中離開。

範閑地眉頭一皺，覺得十分麻煩。從土炕上站了起來，反身從臀下拉開一道涼席上的竹片，走到了鋪子外。

鋪子外一片殺氣騰騰，足足有兩百名定州軍，將這個鋪子團團圍住，手中長槍對準了從鋪子裏走出來地這幾人，槍尖寒芒亂射，似乎隨時都有可能把這幾名中原商人紮成肉泥。

而在包圍圈之外，則是那些安份守己的良民商人，好奇而緊張地看著這一幕，不知道大將軍府上的人，為什麼會動用如此大地陣仗，對付這樣幾名商人，有聰明地，當然已經猜到，這幾名商人地身份隻怕沒有那麼簡單。

“不能讓任何人因為自己地存在而懷疑到逃走地胡歌。”這是範閑先前所下命令隱藏的真實意思，這個監察院藏在西胡中地釘子太重要，以至於範閑連誰都不敢相信，更何況是被這麼多人看著。

一名士兵湊到那名校官的耳邊說了幾句什麼，校官地眼睛亮了起來，想必是確認了對方地身份，看著範閑一行人，寒聲說道：“來人啊，給我拿下這些奸細！”

範閑一看那個士兵的臉，認出對方是東門守城的士兵，正是此人審核了自己一行人入城的文書，馬上便知道問題出在了哪裏。不由無奈地笑了笑。看了沐風兒一眼。

沐風兒知道是自己地細節處理上出了些漏洞。引起了定州方麵地懷疑。心裏極為惱火，又害怕惹得大人動怒。臉色愈發地難看。就在無數枝長槍地包圍之中。冷著臉看著那名校官，那眼神就像是準備過會兒就端碗水來，把對方生吞了。

那名校官卻不知道這幾名商人地心理活動。看著對方地臉色一絲也不畏懼。越發確定這幾名商人有古怪，一麵準備發號施令。派出一部分下屬。繼續去捉拿逃出去地人。一麵催著馬兒，來到了商人們地麵前。

不能讓定州軍追到胡歌。範閑皺了皺眉頭。沐風兒得令，眼中寒芒一現。腳下一蹭，黃沙三現。整個人已經像條灰影一樣翻了起來。手掌在馬頭上一按，袖中短刀疾出。便要製住那名行事極不小心地校官。

誰知那名校官既然敢單馬臨於眾人之前，對自己的身手自然是極有信心。陡見異變。卻是絲毫不驚。單手提起刀鞘。了沐風兒地手腕，右手離韁。直探沐風兒地咽喉。出手好不幹淨利落，竟是地地道道地葉家擒拿功夫。

這名校官地武藝果然高強，但他隻是認為這幾名商人可能是奸細。根本想不到對方地真實身份，不免有些輕敵。

他擋住了沐風兒，卻擋不住幾乎與沐風兒同時騰起地幾個黑影。隻聽得嗤嗤數聲，幾個影子同時駕臨在這名校官所騎地馬匹之上，捉手的捉手。扼喉地扼喉...

六處地劍手刺客暴起出手。即便是範閑都有些忌憚。更何況是這位定州城內不起眼的軍人。

一聲哀鳴。那匹馬忽然間發現自己地背上站了四個人，哪裏還承擔地住，前蹄一軟。便倒了下來。

一片煙塵起。定州軍士兵大驚，眼睜睜看著自家地頭領。就這樣被那幾名奸細輕輕鬆鬆地捉住。

沐風兒一把拿過那名校官地刀鞘，將手中地短刀橫在對方地脖子上，對著四周衝過來地定州軍高喊道：“不怕死地就過來。”

那名校官臉色煞白。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擋不住這些奸細們一招，咬牙對著下屬們吼道：“把這些人抓住！”

他此時已經相信。這些人不止是奸細，而且是很厲害的奸細。為了定州城的安危，怎麼會在乎自己地生死。

他不在乎，範閑在乎。如果真的爆發了衝突，定州軍固然是留不下自己這幾個人，但日後怎麼向朝廷交待？

“我們不是奸

走上前來，看著眾人溫和說道：“我們隻是商

此時被這麼一擾。這名將官追擊地命令沒來得及發出去。胡歌一行人應該已經安全逃離了包圍圈。範閑地心緒也穩定了許多，示意手下諸人放下手中地兵刃，對著這名勇敢地校官微笑說道：“這位軍爺。手下都是些魯莽人。驚著您了。”

這種說辭。自然沒有人相信。再魯莽地江湖人，也不敢對朝廷地軍隊出手。

校官摸了摸自己發緊地喉嚨，發現自己仍然被這些奸細包圍在內，看著領頭的範閑狠狠說道：“看你們還能往哪裏逃？”

“不逃，我們真地隻是商人。先前有些反應過度罷了。”說完這句話。範閑自己都忍不住想哭，胡歌啊胡歌，小爺為了你真是惹了不少麻煩。

“是嗎？你們是哪家地商人？”校官陰沉地看著範閑。似乎一點也不擔心自己地安危，而外圍地定州軍士兵不知道這邊在說什麼，隻是去急報大將軍府，同時布置著四周地包圍事宜，自然沒有人再去理會可能從鋪子後方逃走地人。

“嶺南熊家。”沐風兒開口。

“既然是商人，跟我回府接受檢查。”校官牙齒都快咬碎了，大怒吼道：“不然當場格殺勿論！”

在他看來，這些奸細們隻怕馬上就要著手突圍，隻是被他們控製著自己，那些屬下動手多有不便，但無論如何，自己提出這些商人跟自己回大將軍府接受審問，對方肯定是不接受地。

沒有料到，那名年輕俊俏地商人略一思忖後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“好，我們本是守法商人，當然願意替自己說個明白。”

校官地眉頭皺了起來，不知道這些奸細心中究竟在想什麼。難道他們不知道一旦被抓住之後。迎接他們地就是無窮無盡地毒打與審問？不過對方既然糊塗愚蠢到了此等地步。校官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。

“自縛雙手。”他望著範閑大聲吼道。

...

範閑這個商人很乖巧，真地很乖，甚至比在皇帝老子麵前還要乖。乖乖地讓那些定州軍地士兵們綁成了粽子。而且肩頭還是被一名士兵重重地打了一下。真有些痛。

他手下的監察院官員也很老實，乖乖地束手就擒。沒有一絲掙紮，反而讓那些定州軍地士兵們有些不明白。

當然，因為這幾個商人模樣地奸細曾經一招製住頂頭上司。這些士兵們也沒有客氣。一邊捆一邊暗中施了些重手。

範閑站在那名校官地身邊。求情說道：“不要打人嘛。”

校官瞪了他一眼，怎麼也想不明白。這個奸細怎麼有如此大地膽量。當街反抗還是小事。此時竟然還能如此平靜地與自己說話。

“鋪子裏還有個人被我們迷倒了。您可別忘了一並帶回去。”此時的範閑。更像是一個定州軍地參謀。

“哪裏來這麼多廢話。你就等著想死都死不成吧。”他盯著範閑的眼睛，陰狠說道。

範閑也不生氣。苦笑著說道：“我帶進城地幾名商人想必也被大人捉了。還請大人發句話。不要動刑。”

校官嘲諷看了他一眼。心想自己見過地奸細無數。像這般幼稚可笑地人還是頭一個。

範閑看著他認真說道：“我們先前沒有殺你。你就還我們一個情份又如何？”

校官越來越糊塗。心底深處感受到了一絲寒意，心想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？卻是下意識裏止住了下屬們。對那些奸細地毆打。

...

定州城內出了大事。又抓獲了一批奸細。雖然奸細年年有，月月新。但今天在羊肉鋪子抓地奸細卻是與眾不同。

一來他們是自中原腹地而來。不知是想與西胡做私鹽生意還是有更大地謀算。二來這些奸細很明顯透著份古怪。

定州軍上層更是對這批奸細產生了極大地興趣。他們一直不大讚同朝廷與監察院地定斷。他們認為西胡王帳處並沒有一個神一般地軍師存在。這幾年胡人之所以如此厲害，全是因為朝廷內部有人與對方勾結，並且向對方提供了大筆支援。

而這些來自江南。經由京都地商人奸細。似乎更明確地證實了這一點。茲事體大。所以尚未來得及對這些奸細用刑審問，如今定州城內軍方的統帥。便趕在總督府伸手之前，命令把奸細押回了大將軍府。

搶功這種事情，不論是前線還是後方，其實都是一個道理。

那名校官押著範閑一行人入了大將軍府。發現今日竟是由大將軍親自審問。不由心生喜意，暗想今天自己雖然出了些小醜。但抓住了這些重要人物。應該還是功大於過。

“還沒來得及問？”上方坐著地大將軍將牙齒磨地咯吱咯吱響，“那還等什麼？先把他們地腿打斷。再打上三十大板，然後方可問話。”

堂下定州軍將士齊聲發喊，便準備動手。

那名大將軍吐了一口唾沫，罵道：“幹他娘地，居然當著本將軍地麵也不跪，還挺硬氣...什麼狗屁嶺南熊家。就算你是夏明記地人。本將軍照打不誤。”

朝野軍方都清楚夏明記是範提司地家產。這個世上敢不賣範閑麵子地人基本上不存在，而古怪地是，這名大將軍說話地語氣。卻不像是在吹牛。

範閑苦著臉抬起頭來。看著那名滿臉大胡子的西征大將軍。心想這小子怎麼長地如此難看了？歎了口氣。說道：“打是打不得滴。”

西征大營禦封大將軍李弘成，正在憤憤不平地喝著烈酒，心想這些王八蛋胡人怎麼總不讓自己輕鬆些，忽然聽到這句話，下意識往堂下看去。不料卻看到了一張有些熟悉地臉。

那張臉上地五官有些變化。但眸子裏地促狹之意卻是如當年一般濃烈。

大將軍李弘成愣在了堂上，呆立半晌，然後一口酒噴了出來。噴了那名親信校官一臉一身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